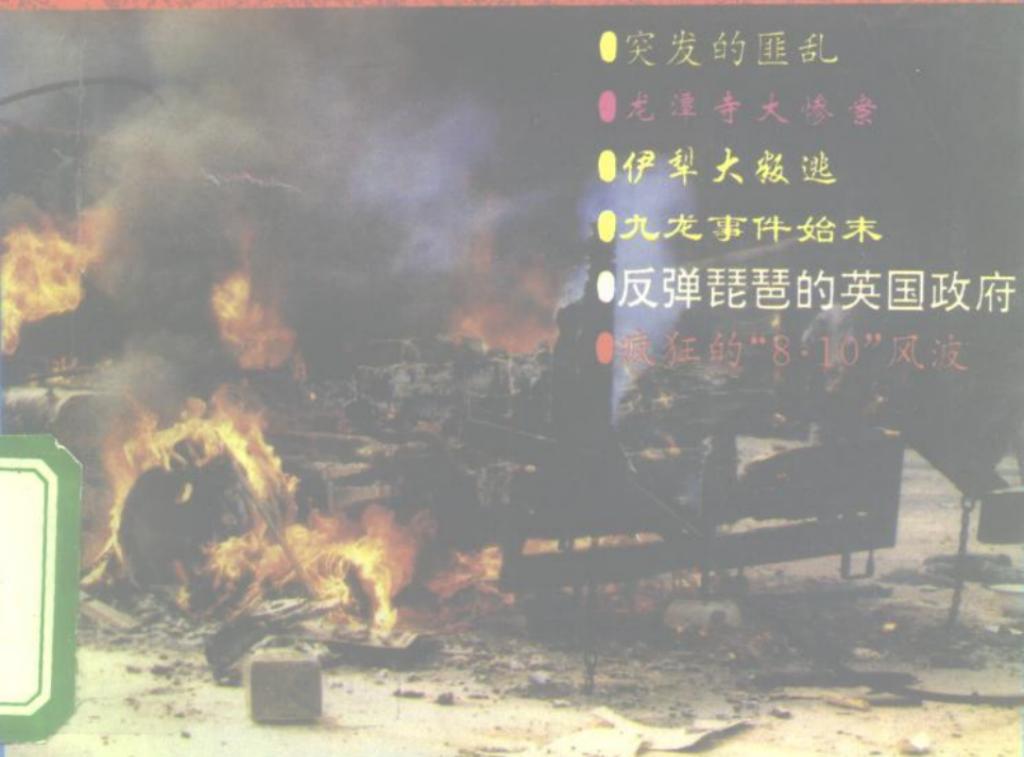


共和国发展轨迹丛书

乱云飞渡

——共和国历次平息骚乱纪实

- 
- 突发的匪乱
 - 龙潭寺大惨案
 - 伊犁大叛逃
 - 九龙事件始末
 - 反弹琵琶的英国政府
 - 疯狂的“8·10”风波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共和国发展轨迹丛书

乱云飞渡

——共和国历次平息骚乱纪实

曹子阳 主编

鲍增军 刘莉 吕国升 编
王晓刚 孙书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京)新登字 3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云飞渡/曹子阳等编. —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4. 4

(共和国发展轨迹丛书)

ISBN 7—80100—062—5

I . 乱… II . 曹… III .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②历史事件—中国—现代 IV . I 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河北省保定航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4.75 印张 103 千字

印数: 1—7000 册

ISBN 7—80100—062—5/I · 3

全套定价: 32.00 元

本册定价: 3.80 元

目 录

突发的匪乱 (1)

 贺龙、邓小平电告中央：西南各地段连续
 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2)
 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6)
 龙潭寺大惨案 (9)
 四进八里滩 (17)
 夹击红柳峡 (27)
 令人振奋的尾音 (34)

伊犁大叛逃 (36)

1920年9月27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
 宣布 (37)
 事件前的中、苏关系变化 (38)
 事件前的国内经济形势 (43)
 事件“终于”爆发了 (46)

尾声 (48)

九龙事件始末 (49)

亲情面纱掩护下的计时炸弹 (50)
悲怆的交响乐：我哭豺狼笑 (53)
正义奏鸣曲：我们要抗议 (58)
低音部的哀思与控诉 (60)
不和谐音的发源 (62)
保护伞下的噪音 (68)
反弹琵琶的英国政府 (71)
尾声：凯旋在 1997 年，序曲已弹响 (72)

深圳：疯狂的“8·10”风波 (74)

股市“热带风暴”：天有不测风云 (78)
股市魔术：大象钻进了罐头盒 (86)
股潮哈哈镜：下海股民众生相 (91)
股市乱云叠起：深圳呼唤理性 (105)
股市沉思录：深圳尝到苦涩 (129)
尾声——深圳开拓者的悲壮、特殊的
历史角色 (144)

突发的匪乱

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残留下大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再加上各种封建残余势力，数量达百万人之多。他们不甘心失败，继续与人民为敌，从事各种破坏和捣乱。特别是 1950 年 6 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后，他们自以为梦寐以求的美蒋“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反革命破坏活动更加猖獗，遍及全国各地。据有关数字统计，自 1950 年春天到秋天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有近千万名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杀害。匪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当时如果不开展一次全国性的剿匪运动，新生政权就不能巩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人们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保障。

贺龙、邓小平电告中央： 西南各地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 武装暴乱

中南海，紫光阁。

刚刚从前苏联访问归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大中华”香烟，仰坐在沙发上，深锁双眉，不时地猛抽两口香烟，然后很有气势地用力吐出浓浓的烟雾。此时，金黄色的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照到主席座前的茶几上。也许是光线太强的缘故吧，茶几上的那几份电文也显得很刺眼。当时，在座的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黄继武、黄炎培和秘书长林伯渠，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真、王稼祥等。

整个会议厅里，此刻，没有一个人说话。

毛泽东坐直了身子，把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然后，伸手再次拿起茶几上的电文。只见最上面的那份电文写着：

西南各地段连续发生大规模土匪武装暴乱

中央：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一些国民党匪军遗留下来之保安团队、惯匪、反动会门，勾结乡村反动封

建势力，趁我各地政权刚刚建立，以及一些地方政权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群众尚未完全发动之机，利用各地当前一度出现的灾荒，公开对群众进行欺骗煽动，提出“反征粮、不交粮，反合理负担”，叫嚷“等待忍耐半年，瞅准时机反攻”“赶走共产党，三年不纳粮”等口号，并且大肆拢罗国民党散兵游勇、各种地痞、流氓，组织名目繁多的各种土匪武装，纷纷在各地发动武装暴乱，包围、袭击我军队和地方各级政权，杀害我地方干部、工作人员、征粮工作人员及解放军干部、战士，焚烧抢劫仓库、监狱，阻塞车船交通，建立所谓“大陆游击区”，企图达到长期与我相对抗之目的，气焰十分嚣张。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璫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扑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该县忠教乡一次被匪劫去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中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十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余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如，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

四人。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都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例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〇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

这些土匪暴乱的许多地区，我县、区、乡各级政权已几乎全都被捣毁，征集军粮和调往重灾区之救济粮款，以及农村中的减租减息、建政、春耕春播等我地方各项工作，一度已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目前，成都、重庆等地之粮食供应一度也感到十分困难，以致物价猛涨。

全区详情我们正在收集整理中。

司令员：贺 龙

政 委：邓小平

一九五〇年×月×日

下面的几份电文分别是来自西北、华东、中南、华北、东北等各大地区的匪情报告，其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毛泽东这时放下手中的电文，习惯地用手解开衣服上面的两个纽扣，然后抓起桌上的烟盒里仅剩的那支烟，另一只手拾起火柴慢慢地点燃后，转身对一直坐在身边的朱德说：“朱老总，你给作战部交代一下，要他们力争在今天晚上之前，把全国各地有关土匪暴乱的情况给我整理一下，我等他们的

详细报告。”

然后，毛泽东环视一下大家，稍微顿了一下，有些震怒似的说：“目前，全国各地土匪这么严重，这么普遍，这已绝对不是一个一般性质的问题了。”

一直未开口的黄炎培副总理这时补充说：“从全国各地最近报上来的匪情来看，各地土匪来势相当迅猛。而当前全国刚解放几个月，眼下又面临着严重的灾荒，人心浮动，无所依向，这也为各地土匪暴乱提供了一个环境。土匪人数之多，声势之大，范围之广，足以证明在此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目的。他们矛头都是指向我各地新生人民政权，指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指向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立即接过说：“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推翻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而继续用封建地主阶级的那一套来取而代之，想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里，去寻回他们少部分人已经失去了的天堂。”

毛泽东的目光扫视着会场上每一个人，最后落到了身边的朱德身上。

朱德望着毛泽东说：“军委前天通知各大军区，要他们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把情况进一步搞清楚。各地的各部队都已动员起来，目前，有的部队已开赴匪乱严重地区。这几天，我们正等着主席您回来最后决断。”

毛泽东说：“就目前的匪情来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不能任其继续泛滥下去。”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全场开会的人此刻都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接着说：“当前的这种突发匪情比灾荒更严重，更突出，对于一切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及其暴乱行为，必须立即予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

3月16日，一份由中央军委起草的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意见和一份面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关于坚决镇压和剿灭这场匪乱的号召书，经过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正式通过了，并迅速在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各地人民武装部队中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布了《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指出：“必须明确：剿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我各级地方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工作的前提，是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种人民革命政权就不能建立，土地改革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3年之久的剿匪斗争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蒋介石挥泪别大陆

1949年12月3日，中国大陆最后一所尚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省会城市——成都。

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院内，靠东南角武担山下有幢浅

灰色的二层小洋楼。蒋介石独自坐在卧室里，神色十分黯然。他已好几天不下楼了。客厅里蒋经国和毛人凤也只是默默地坐着相顾无言。

而楼的另一间屋里，与这里的情形截然不同，机要人员和随行人员正忙着收拾重要的电文、手稿和文件，把那些无法带走的都让它象雪片一样飘进火盆中烧掉。

离成都北郊七八公里凤凰山军用机场，“美龄号”机组人员紧张地检修机械、加油，为蒋介石随时登机起飞做准备。

自4月份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被迫迁往广州，然而半年后，广州又解放，只好再次迁退重庆，以图在西南占据一隅，稳定局面后再谋反攻。不想形势急转直下，重庆也很快落入解放军之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目前只剩下成都一池，而贺龙、邓小平率领十万大军眼下正日夜兼程向成都挺进。

事已至此，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上午10点钟左右，国民党四川省党政军头目先后来到蒋介石的住处。其中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官李迪，军统成都地区主要负责人周迅宇，成都警察局保警大队大队长于明辉，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副官长耿单风以及成都陆军学校校长等。他们在小客厅里落座后，一个个都怔怔地望着坐在上首一直沉默不语的蒋介石。

半天，蒋介石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些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你们为了党的事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精诚团结、尽职尽责，我代表政府和个人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同心努力，党国永远都会记住你们的功绩。目前的形势大家都很清楚，我要求在座各位一定要镇定，要坚

守岗位，在这关键时刻，各位更应努力为党国尽忠尽责，协力奋斗，力争保住成都，誓与共军决战到底。同时，所有党国忠实的党员，从现在起，应随时准备转入地下。我现在要告诉各位的是，共军即使胜利了，他们已绝对不可能能够平平稳稳地统治整个大陆，共军在大陆是绝对无法长期占稳脚跟的。因此，我们要努力组织起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准备在地下继续与共军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斗争。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切条件继续为党国大业努力奋斗，以图最后彻底消灭共军，共同完成反共复国的戡乱大业。”蒋介石这时已显得有些激动，扫视了一眼所有的人，提高嗓门继续说：“从现在起，大家就要开始考虑和物色那些思想纯正，反共立场坚定的，便于潜伏的，并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忠实党员，让他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分散和潜伏到被共军占领的各个地方去，在地下与共军开展长期的斗争。”

听完蒋介石的讲话，大家还是不吭一声，都只用一种痛苦和绝望的目光望着蒋介石。因为他们都希望蒋介石坐守成都，再图反共大业，但是这种幻想破灭了。

此刻的蒋介石心里十分清楚，在形势十分紧要的关头，不这样安排，不走这步棋，以后恐怕没时间了。成都当时可以说已是四面楚歌了，蒋介石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蒋介石在大陆召开的这次最后会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后，蒋介石一反惯例，把大家送到楼下并一一紧紧的握手告别。他心里想，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见，甚至是否还能在大陆同他们见面。

就在蒋介石就要离开成都飞往台湾的当天，毛人凤和蒋

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从蒋介石的卧室出来，往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前后酝酿了半年之久，是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这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现在经蒋介石签署后，将秘密发电给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就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一项计划措施。

蒋介石这一垂死的挣扎，虽然有点像覆巢前的哀鸣，但却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长达3年的匪乱，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它就象在全国各地安放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12月12日下午，一切后事安排停当后，蒋介石在凤凰山机场登上他那架“美龄号”军用专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到机场送行。在机舱门口，蒋介石突然停下来，缓缓地向后转过身来，饱含深情地望了望远处的成都市，望望川西的土地。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泪水一下子从眼里涌了出来。

“美龄号”很沉重似的上天了，朝着成都方向，在上空盘旋了三圈，然后发着哀乐似的声音向东南方向飞去……

龙潭寺大惨案

1950年2月，在成都市东北郊1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龙潭寺，我川西军六二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璫及一个加强班的警卫人员全部被土匪惨害，继而在其附近数

十几公里，22个乡土匪群起暴乱。这就是龙潭寺惨案，也是实现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布置的“应变计划”的一步棋，但是，它很快被我人民解放军扑灭了。

巫杰，是具体策划这次惨案主要土匪头子，国民党军队中旧军人出身，曾在孙连仲部下当过几年旅长，后来因为与顶头上司为一女伶争风吃醋而被贬回到老家龙潭寺。成都解放后，他趁我党在农村还未开展工作，利用他父亲龙潭寺有名的大恶霸——刘于元的势力，以龙潭寺为中心，勾结近20多个乡、村的流匪、惯匪，网罗国民党溃散军队，组成“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游击纵队龙潭寺支队”，以图顽抗，继续与人民为敌。

2月3日，朱向璃主任接到军区的通知，要他立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然后到外国担任我住外使馆的武官，并要他将工作移交给一七九师五三六团的政治委员郭铁同志。2月5日，为了确保在返回成都路上朱向璃主任安全，郭铁特地让一个富有战斗并经验且得过战斗英雄称号的赵排长，带领一个加强班予以护送。

龙潭寺北面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石桥，桥的一侧有座不高的小山丘，小山丘已经荒芜了，零星地有几颗杂草在风中摇摆几下，但也显得光秃秃的。当朱向璃一行十几个人于上午10点左右刚走到桥头时，迎面突然射来了一阵密集的子弹，打着呼哨，“嗖，嗖”，擦着朱向璃和赵排长的头飞过去，有颗子弹打中朱向璃身边一个战士的肩膀。赵排长大声命令道：“散开，隐蔽！”同时，扑上去把朱向璃主任压倒在旁边的麦地里。

赵排长在田埂后面，悄悄地抬起头观察情况，发现前面

小山丘后面有几个脑袋在晃动，子弹是从那儿打来的。这时一个十足的川西口音在小山丘后面响起来：“哪来的共产党，到龙潭寺到底来干什么？”赵排长这时已看出那些人象当地的老百姓，于是用手做成刺叭状，大声地答道：“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紧急任务，路过这里，今天要赶回成都，别误会！老乡，快放我们过去！”

“管她娘的你们是哪号子军，是什么队伍！这是我们龙潭寺的地盘，别的老子谁也不想认！今天你们谁也别想从我们龙潭寺过去，快点过来缴械投降！”小山丘后面又传来了大声的喊叫。

赵排长一听此话，火冒三丈，举枪就准备指挥战士们进行还击。就在这时，朱向璃主任一把按住赵排长说：“别着急！我必须把情况弄清楚，不可鲁莽，否则会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应主动派一个人先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情况到底怎样，再做决定。”

这时趴在朱向璃旁边的通讯员立即说：“我去联系一下！”朱向璃冲他点点头，说声：“小心点！”小通讯员没等朱向璃主任说完便从田埂后跃起，径直朝小石桥跑了过去。到了小山丘脚下，他大声地喊：“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路过这里，大家别误……”

小通讯员的话还没说完，一颗罪恶的子弹从山丘射出来，正好打中小通讯员左胸，当即倒地牺牲了。这个跟随朱向璃主任多年的小通讯员，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被土匪夺去了其年轻的生命。

紧接着副班长扬兴涛刚走到小石桥中间的时候，被子弹打中，从小石桥上栽到了河里。

这时，突然四周传来了潮水般的喊叫声：“赶跑共产党，打死这些解放军！”小河边的竹林里，坟地的后面等四周都是人。枪声，喊杀声象开了锅一样，乱成一片。朱向璃面对这一突然的意外情况，深知目前没有别的出路，唯有一拼，且只能向前冲过小石桥，因为想绕道过去，已无退路。他与赵排长默默地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下达命令：“打！”

赵排长也已充分认识到了眼前的紧急形势，他更明白自己担负着保护朱向璃主任安全的重任。“集中火力，强行从小石桥突围出去。”赵排长命令全班四支卡宾枪，一挺机枪，以及其他所有长短枪支，利用各自占据的地形，一齐向桥对面的小山丘开火。

可是已经晚了，任他们怎么左冲右突，却怎么也到不了那座小石桥，怎么也不能突围出来。直到下午 3 点左右，全班 19 人中已有 9 人光荣牺牲，其中赵排长身受七、八处伤，最后一枪被打中头部也牺牲了。两名战士重伤，朱向璃主任自己先后三处负伤，而此时全班的子弹也几乎快打光了。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朱向璃主任当即决定，剩余的战士一起掩护受伤的最轻的卫生员突围报信，请求援军。卫生员脱下军装，在战友们的掩护下，慢慢地朝小河边的那片竹林摸去……

这边朱向璃主任，另外还有战士罗云、王成欣、闻常礼、王幸福、游小全 6 名同志，在拼死抵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终于全被土匪抓了起来。

天不知何时下起了蒙蒙细雨，在小石桥附近的小塘边朱向璃等 6 名同志用绳子绑着连成一串。这时，巫杰在几个土匪的簇拥下出场了。他面带微笑地走到朱向璃等六同志面前围着他们转了几圈，最后在朱向璃面前站住，手里玩着一支